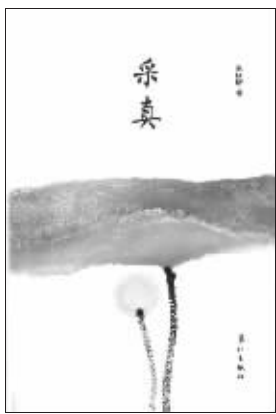


作家访谈



《采真》，王以培著，漓江出版社 2014年4月第一版，36.00元

他一直是未曾停歇的行走者，曾经在异域过着近乎流浪者的生活，整整十年。有一天，在见到庞贝古城之时突然醒悟了，此后便回到祖国，仍然以行走的方式记录，记录行将逝去的家园，记录对古镇、对山川、对人心及历史的感悟与沉思。

王以培，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曾翻译《兰波作品全集》、《小王子》，发表过长篇小说《烟村》、《幽事》、《大钟亭》，诗集《这一夜发生了什么》、《寺庙里的语言》、《荒凉石窟·醉舟》，旅行记《游吟》(包括《转场》、《灰狗》、《忘忧》)。

自2001年至今，带着骨子里深重的人文历史使命与慎终追远的诗人情怀，他行走三峡十多年、数十趟，倾尽心血，写下《长江边的古镇》系列丛书(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包括《白帝城》、《江有记》、《沉沙》、《河广》、《采真》五部)，记录了濒临失传的古镇历史、神话传说、船歌、民谣、家史族谱及老人的

王以培：行走中勾画长江古镇地图

■本报记者 大智

亲身经历，而所有这一切，均源于作者采风得来的“口述历史”，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中也包含作者本人的诗歌——以“有诗为证”引出。纵观“系列”，江边古镇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轨迹清晰可见；作者王以培分明用精彩的现代汉语及诗歌，描绘出一长长卷长江边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蕴含着历史故国与现代中国。

读书报：您曾在中国西部及欧美地区漂泊十年，见到庞贝古城之后毅然回国，并于2001年起，沿长江三峡旅行、写作至今。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行走的，行走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以培：爱行走，爱自由，几乎是天生的。小学“谈理想”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想当一名列车服务员，可以去各地周游。长大后先跟着父母，后来又和同学一起去各地游玩。但真正的旅行，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思前想后，唯有远行出走，才能摆脱内心的失落与枪痛。就这样，从1990年开始出发，先是独自去了敦煌；后来，1991年夏天，又和友人张广天一起去了云贵川三省流浪，沿途卖唱、算命。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去了青海、西藏、新疆，然后又去欧美；有时，一天穿越好几个城市，甚至不知道自己夜晚住在哪里，白天经过了哪些地方；直到1999年冬天，来到真正的庞贝古城，被眼前火山废墟中吐出的一座完整的古城深深震惊；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吞噬了整座庞贝；当时一位

幸存的地方官，在给上级的一封信中，记录了这场灾难的详细经过及一幕幕真实场景。而这封信，日后成为有关这场灭顶之灾的唯一文献记录和历史见证。

当时，站在庞贝废墟，我感觉有如五雷轰顶：我突然想到，这里是被火山掩埋；而在我的家乡，长江三峡，沿江两岸的大片故园、良田，即将被水淹没，一百多万人将失去家园；我不回去谁回去，我不记录谁记录？仿佛历史的重任落在肩头，时间紧迫，你还犹豫什么？整天没事似的，在异国他乡游荡、漂泊？我于是回国，从2001年夏天出发，第一次来到长江三峡，在淹没区采风、创作至今，记录历史与活的记忆。

在我看来，每一位三峡老人都是一部史书，都是一件价值连城、能开口、有心跳的“活文物”——只要你尊敬他们，并用心询问，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跟你讲述一段你闻所未闻的三峡历史，一段有关土地与江流的历史记忆。只可惜现今的专家学者们，只关心埋在土里的东西，好像不从土里挖出来的，就不算宝贝……江水一天一天上涨，淹没家园、土地；而这些人整天忙着鉴宝、估价。我实在难以与今天的学者文人为伍，并为我们文化历史的现状，感到深深的悲哀与忧虑。

读书报：是什么契机使您将行走的方向定在三峡？

王以培：不是“游走”，是“行走”——自从2001年回国之后，我便结束了“游吟”漂泊，从此有了方

向和根基；不再去别处，只一心在“家里”做事情。而想要记录淹没区的历史文化，十几年实在太匆忙，太短暂；但相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是卓有成效的，它帮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仰、心灵的家园。一路上，先辈给我的启迪，故园、江水给我的祝福与灵感，源源不断，让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当代古人”，或“未来新人”——当然，这依然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

读书报：十多年来，您一心一意地在长江三峡采风，住过危房，遭遇过跟踪，尝遍了艰辛，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来，您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王以培：我这点努力，“冒险”实在算不了什么——当您来到江边，见到那些真正遭受过大苦大难而却依旧从容乐观，面对生死依旧平静、超然的前辈们，您就会发现自己的差距，而能为他们挑水、牧羊，给他们斟酒、点烟，面对面地向他们致敬，听他们讲述，并记录他们和他们家族苦难史，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和荣幸。也正是这份幸福和光荣，让我愉快前行，不懈努力——我持之以恒的记录这一切，因为我从内心热爱这一切，知道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读书报：近些年，很多人感到“故乡正在消亡”，尽管故乡在地理上仍存在，但曾经的那些历史、传统、文化似乎在慢慢消逝，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故乡留下来”？

唐诗在唐代是如何传播的

■邓小军

论了唐代的诗歌传播范围，包括域内以诗人为中心的诗歌传播，域内文化地理传播，唐诗在唐代的域外传播；讨论了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包括对唐诗发展的普遍意义——诗化唐人的生活，对唐代诗人的激励意义——鼓舞唐人的诗歌创作热情，对唐代诗歌艺术的推动——推动唐人诗艺的互相切磋，对唐代作家的促生意义——培养唐诗创作新人。全书全面地再现了引人入胜的唐诗传播世界。

《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使用了大量的敦煌唐写本材料，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例如使用大量的敦煌唐写本材料，完整地考察了唐手写本诗文的版式：一、诗题置放位置，包括诗题前置、诗题、正文同行置放，前诗末尾置放后诗诗题，本诗末尾置放诗题，以及首尾置放本诗诗题；二、作者署名，包括只署作者姓名，署作者姓名与作者官衔，标明著者及其存身状态；三、行款，包括全部题文连排，题文隔字排列，题文分行排列，序诗分排，分韵连排，诗歌断句排列，诗、注同排大小字区别诗注；四、界栏与行字数，包括无界格无边栏，有界格无边栏，有界格有边栏。如此系统周密考察唐写本、唐写本诗文版式的研究，似前所未有。作者不仅科学地揭示了唐写本诗文版式之规范与优美，而且在进一步考察宋代雕版印本书籍之后，提

出关于唐写本书籍与宋代雕版印本书籍之关系的看法，包括两点：第一，“多样化与版式的相对统一就成为唐写本书籍与宋代雕版印本书籍之间的标志性区别，而这种区别划分了两个出版的时代”；第二，“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书籍时代，但宋代雕版印本书籍在版式上还是继承了唐代手写本书的许多特点”。读书人是爱书人，读书、爱书，须知版本、版式，知版本、版式，始于唐写本。吴淑玲君此书之价值，并不仅限于唐诗传播矣。

现在回头来说吴淑玲君此书使用大量的敦煌唐写本材料。只举一例，作者考察唐写本诗文版式大题单行置放之不同格式，采用唐写本材料如下：

大题前置一般单行顶格，斯2717卷首行顶格为“珠英集第五”；斯3393卷首行顶格为“王梵志诗一卷”；伯2838卷背第八拍，《云谣集杂曲子》(见图1)之大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单行顶格置放；大题后置则单行中间或稍靠下单行置放，如伯3381卷《秦妇吟》诗卷，第一拍“秦妇吟一卷”顶格置诗前，单行置放；第五拍，大题“秦妇吟一卷”置诗后，单行居中置放；伯3385卷《王梵志诗一卷》，大题“王口口口口卷”置于诗尾，单行中间置放。伯2914卷《王梵志诗卷第三》(见图2，中间有空白的一行，圆圈为法藏标记，其下为诗题)，大题在诗歌正文

后单行中间置放。

作者考察唐写本诗文版式大题单行置放之不同情况，就采用了斯2717、斯3393、伯2838、伯3381、伯3385、伯2914等六种唐写本。其用功之勤勉，由此可见。

《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亦使用了不少未被前人使用过的传世文献材料，以支持其所提出的创新性的视野和观点。例如，作者考察唐代书肆经营唐代诗歌之情况，提出：

《全唐文》卷九八一载题名《对和市给价判》云：“我君开运，朝仪式序。敦朴素之风，无虚丽之饰。锦文不鬻于肆，冠佩必加于贤。”从“锦文不鬻于肆”，可知书肆经营诗文乃是当时之事实。由此可以判定，书肆起着汇集诗文集的作用。从前文所言书肆获得诗文集的渠道也可证实这一点。

又提出：

唐林罕《林氏字源编小说序》(《全唐文》卷八八九)：“乃手书刻石，期以不朽。一免传写之误，二免翰墨之劳。或有索之，易为脱本。审见心刻苦用功，勇猛精进，给予笔者非常深刻的印象。期望吴淑玲君续有新的学术成就。

拓本，当然也就有可能制造其他诗文的拓本。

按《全唐文》题名《对和市给价判》，始见于北宋李■等编《文苑英华》卷五百三十《商贾门八十八道》；《全唐文》林罕《林氏字源编小说序》，始见于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一(林罕，《十国春秋》卷四十三《前蜀九》有传)。两份文献皆信实可靠。

笔者检索中国知网全文、读秀网知识(及全文)，除吴淑玲君之外，未见有研究者使用过这两条唐五代文献材料，更别谈用于唐代书肆经营唐代诗歌之专门研究。吴淑玲君依据唐题名《对和市给价判》“锦文不鬻于肆，冠佩必加于贤”，提出“可知书肆经营诗文乃是当时之事实。由此可以判定，书肆起着汇集诗文集的作用”；依据唐林罕《林氏字源编小说序》：“乃手书刻石，期以不朽。一免传写之误，二免翰墨之劳。或有索之，易为脱本”，提出“可见制作拓本的出版意识已经相当清楚。既能制造《林氏字源编》的拓本，当然也就有可能制造其他诗文的拓本”。不仅持之有据，而且皆是发前人所未发。

2005年至2007年间，吴淑玲君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笔者是合作导师。此书是在其博士后论文的基础上增加研究目标和章节后的成果。吴淑玲君读博士后，罕见地刻苦用功，勇猛精进，给予笔者非常深刻的印象。期望吴淑玲君续有新的学术成就。

镇”系列的一个文学上的补充与“升华”，或者说“画龙点睛”，它本身也是独立的，与“系列”若即若离。在《采真》扉页上，我引用了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我写《采真》，正是为了传承《诗经》的传统，向先辈致敬。而现在，手头在写第六本《往事》，也是一部与先辈心有灵犀，互相感应的作品——但愿！至少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乘船来时，我还是头一次发现两岸岩壁上，尽是故人身影，包括自己刚去世的母亲，还有小时候见过的蝴蝶、蜻蜓，梦里常见的珍禽异兽。

读书报：在您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国文化是交相辉映的，您是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王以培：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这学期开四门课：“大学汉语”、“外国文学”、“法语诗与歌”和“说文解字”。我形容我的课堂，就是江上的一条船，一叶“醉舟”，两岸有迷人的风景。我不是学者，有诗为证：我的书桌早已拆散——/桌面做了山门，桌腿接成桅杆，/另一些碎片当成了柴火，或砌进柏木船。/我的书桌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却拼出一个完整辽阔的大千世界。(《我的书桌》)

长年在学校教书，我深感当今学术，缺乏一些基本前提，但我不想去论断他人，只是庆幸自己如此拆散了“书桌”，离“学术”越来越远。我想，此生若能给中国学术找回一个端正的前提，就很有意义了。



《天宝往事》，刘建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第一版，39.80元

《天宝往事》：江右名家的家族史诗

■王一木

现在，许多长篇小说叙事越来越挥霍，字数越来越多，书越来越厚，可这么多的文字，读者却越来越找不到它要表达什么，有时候感觉真是举目荒凉，读后也无比伤怀。而《天宝往事》让人眼前一亮。作家刘建华截取清末民初国家衰败的一个历史断面，以江西富家天宝这个村庄的生活为蓝本，以六百年江右名家——刘氏家族在衰败中图强、自发探索复兴之路为主线，展开宏大叙事，主题鲜明。

小说通过刘开柏的科举之路，说明抱残守缺是死路；通过刘家玉的宦海沉浮，揭示清王朝衰亡的历史必然；通过李秀珠力排众议打破不准经商的规定，做大土纸产业，声振朝野，表明“产业救家族”与清末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实业派“产业救国”的思想是契合的。虽说是“往事”，却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梦”，是一个家族的史诗，气场强大，让人看后大呼过瘾，有荡气回肠之感。

刘建华充分展露了她的叙事天赋，不露声色将读者带到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场景里，让读者一点点地融化，成为她故事里恰好路过的闲人，总想跟随那故事的主人公李秀珠、刘开柏和刘家玉这些刘氏家族的精英，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结局。小说悬念丛生，跌宕起伏，雍容华美，细节更是颇具特色。小说通过钩深致远的生活动态，汪洋恣肆的细节铺陈，写出了江右名家的格局、大风范、大情怀，而刘氏家族的由盛而衰和大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巧妙地归结成家国同构，墨色淋漓地展示了一幅清末民初江南小镇奇诡变幻而又斑斓多彩的市井风情长卷，使小说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作家个性化的写作，塑造了李秀珠、刘开柏、刘家玉等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以细腻丰润的笔触，恢弘壮阔的气度，描绘了中国人智大勇决的民族底色，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矢志不渝的民族梦想。李秀珠是刘开柏骗来的媳妇，可她是女中豪杰，既有女性的温情，又有男子汉的豪情和理性，更是生意场上运筹帷幄、不露声色的女雷公，她是《乔家大院》乔致庸式的人物，有乔致庸“汇通天下”的胸怀和韬略，个性极为别致。全书36万字，人物30余个，有时作者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乃至一个雕像群体。

作者感言



《守望精神》，郭运德著，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28.80元

在文化这个圈子里淘换生活一晃已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十年。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参与其中并为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我们这代人的幸福。

大学读中文，毕业分配时选了个文化单位，从此把自己定位在书生的位置上。尽管比较那些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云德

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读的书很少，掌握的学问很有限，能称得上学称得上学识的东西更是少的可怜，但书生的情怀和读书的韧劲从不敢懈怠，心底深处总留存着对文化的一份虔诚和敬畏。尽管面对世俗的诸多诱惑，灯红酒绿、腰缠万贯、职场位显、华衮玉食之类，似乎与书生的情趣都相去甚远，因而个人固然穷酸些，却未被虚名浮利所动心，从没有过脱离文化行档的想法。好不容易走进媒体专职做文化，但每天平均两方字的阅读量，字斟句酌的那份编辑工作绝不轻松，能静下心来看看书写文章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是每当看到杂乱的来稿变成整齐的铅字印刷品时，才有了某种成就感，从辛苦中找到一种自得的乐趣。尽管这种书呆子气有点不合时宜，但自己却无怨无悔，甘之如飴。靠了对文化的一种痴情与热爱，也就有了这份信念的坚守。

当然，迂腐总有迂腐的理由。更何况，世上的时髦也会随着时序的变化而变化着。想当年，山下乡是时尚，参军入伍是时尚，回城招工是时尚；到后来，考大学是时尚，搞科研是时尚，下海经商是时尚……而今，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在通常多以硬通货为标准来衡量价值高低的当下，说不定，能坐得住冷板凳，守住清贫的书桌，也许将来也能成为某种新的时尚呢？人么，总需要那么一点阿Q精神。

三十年间，文艺界发生过许多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此兴彼落的事情，作为一个见证人与亲历者，当然会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因工作所需，每天需要处理大量与文化相关的信息及评论文字，判断这些信息准确与否，观点正确与否，都需要亲自阅读、观摩与体悟，以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看多了，进入了角色，也会有所感悟。兴之所至，有感而发，随手记录下来，投给相关的文艺报纸和刊物，也就积累起一摞文艺随笔与杂感。

乡是时尚，参军入伍是时尚，回城招工是时尚；到后来，考大学是时尚，搞科研是时尚，下海经商是时尚……而今，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在通常多以硬通货为标准来衡量价值高低的当下，说不定，能坐得住冷板凳，守住清贫的书桌，也许将来也能成为某种新的时尚呢？人么，总需要那么一点阿Q精神。

三十年间，文艺界发生过许多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此兴彼落的事情，作为一个见证人与亲历者，当然会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因工作所需，每天需要处理大量与文化相关的信息及评论文字，判断这些信息准确与否，观点正确与否，都需要亲自阅读、观摩与体悟，以掌握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看多了，进入了角色，也会有所感悟。兴之所至，有感而发，随手记录下来，投给相关的文艺报纸和刊物，也就积累起一摞文艺随笔与杂感。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东西，都是近些年积攒下的随笔类文字。大体可分为言论、评论和综合理论三部分。这里既有对文艺思潮、文艺现

象的观察与点评，有对热门作品的分析与鉴赏，也有对文艺现状及发展态势的判断与期待。正因为有有感而发，率性而为，所以，有时比较感性，分析评判或许较为中肯；有时比较感性，表述方式较为自我；有时不免激愤，面对文坛的一些不良现象，言语中带着锋芒，甚至有几分尖刻。然而，无论口气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作为一个相对超然于圈子之外的旁观者，其中绝不掺杂个人私心杂念以及对于被评者的亲疏好恶因素。即便是愤激之语，肯定也是对事不对人。所凭的仅是个人的审美感受，表达的也是对文化现状的一份坦诚的个人管见，得罪之处，并不牵涉与某个艺术家个人的关系。所谓心地无私天地宽；想来只要出于公心，流露的是真实情感，至于人家认可与否、评价高低，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早在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的世界》中曾经警告说：“我所担心的是，我们虽然没有禁书，却已经没有人愿意读书；我们虽然拥有着

汪洋般的信息，却日益变得被动和无助；我们虽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却被淹没在了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却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渐渐爱上了并开始崇拜起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娱乐世界”。尽管这种警告并不能完全符合现实，但浮躁的世界确实发生任何影响。然而，书生依然唐·诘河德式地执著表达着，这完全出于书生对文化的一片忠诚，更是一个精神家园守望者的匹夫之责。如果哪位同道能静心读上一两篇，或许多少也能体察出个中的甘苦和心愿。所以，给这个集子取个《守望精神》的名号，虽有几分迂腐者自我安慰之意，但也确实代表了此时此刻自己的真实心境。